



余以键 著

空宅

Empty house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空宅

Empty house

余以键 著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宅 / 余以键著. --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
2012.3

ISBN 978-7-5624-6453-2

I. ①空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7027号

空宅

余以键 著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朱 成 版式设计: 三间田

责任校对: 谢 芳 责任印制: 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83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89 × 1194 1/16 印张: 18.75 字数: 226 千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453-2 定价: 29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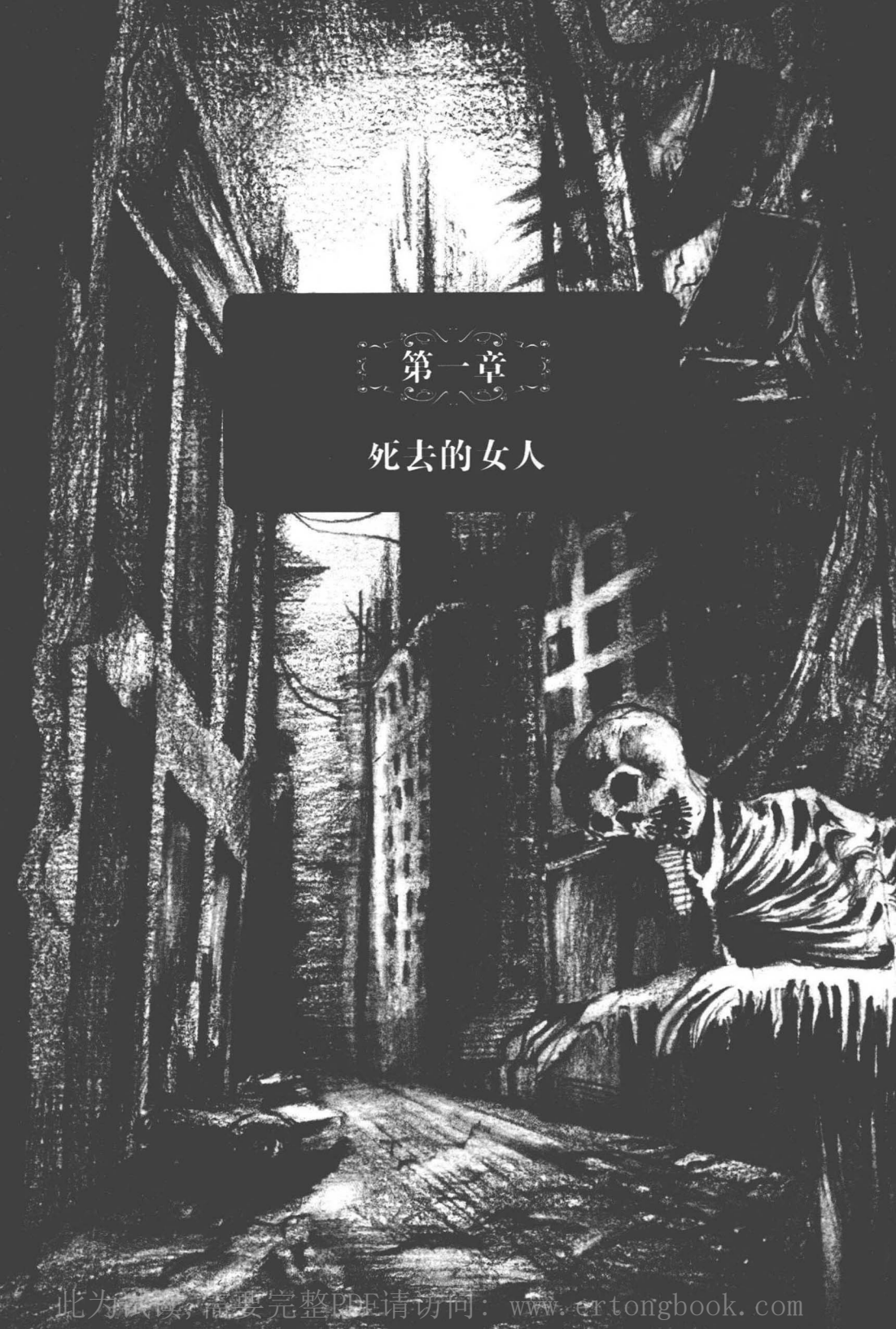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Contents
 目录

- 第一章 死去的女人 /001
- 第二章 与空宅为邻 /016
- 第三章 幽香之邪 /033
- 第四章 遗物旁的生活 /048
- 第五章 家的诱惑 /064
- 第六章 喧嚣中的阴影 /081
- 第七章 预兆 /097
- 第八章 郊外的池塘 /113
- 第九章 双重空间 /129
- 第十章 畸变 /144
- 第十一章 颤动的本能 /161
- 第十二章 蛛丝蚂迹 /177
- 第十三章 逃避 /193
- 第十四章 魅影闪现 /210
- 第十五章 生死之间 /225
- 第十六章 欲望深深 /241
- 第十七章 临近深渊 /258
- 第十八章 永远的空宅 /276



第一章

死去的女人

1

很久很久以前，大约是公元二十一世纪前后的那个时期吧，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值得记载。

那一年，我的女邻居死了。她是个可爱的女孩，被对面楼上的一个男子杀了。那男子白天戴眼镜，是个作家；晚上取下眼镜，是个杀手。他杀了女孩，抱着她，把着她僵硬的手指教她弹钢琴。他爱她太甚，只得肢解了她，将她的头接在芭比娃娃的躯干上。

那一年，这张叫《杀手》的MTV刚刚出版。当双重人格把一些事情搞得很惊悚的时候，我在夜里仍然可以照镜子，并且平静地抽烟。镜子里的我敢对大家说，我所经历的事情比这段MTV精彩多了。

我认识那个女孩，她叫S，她与MTV无关。

那个时期，人在中年，有点儿船在海中的感觉。早晨和夜晚准时到来，那种半明半暗的光线和角度，估计亿万年就没有变化过，而我是一个只在夜晚工作的人。作为一家新闻报纸的财经版主编，看见世界在明晃晃的一天里走过后，才将与财富有关的新闻在天黑时堆积在我的案头。

晚上八点以后，我和编辑们开始对稿件进行分类筛选、确定热点、配发图片，对重要新闻考虑是否加载短评。晚上十一点，对各大通讯社的网站做例行搜索，看看有无最新的东西出现，同时与本

报记者通电话，最后确认有无新消息提供。这之后，便可以定稿做版了。天亮之前，有重型卡车驶出印刷厂大门，将当天的报纸送往四面八方。

日子就这么过，像水一样，但它注定要将我带向一个莫测的地方。

开始是一个电话，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。她要我去一个地方。

我对女人的声音敏感之极，这病根儿从小埋下。那天下午，院子里安静得很，九岁的我蹲在地上，用放大镜将阳光聚焦，试图点燃一片废纸。渐渐地，纸冒烟了，可惜没有燃火。这时，我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这句话没有责备的意思，倒是充满爱怜。并且，我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，柔和、圆润、带有磁性。

我回过头，是一个年轻的阿姨，她像院子里的阳光一样让我发怔。我不认识她，也许是哪个邻居家的客人或亲戚吧。

我想对她说，我叫司马石，大家都叫我石头。但我嘴唇动了动，羞怯得张不开口。

从此以后，我再没听说过这种女人的声音。那个晚上，给我打电话的女人叫S，她的声音远够不上我喜欢的标准，不过她的尾音稍有点特点，比如说“哦”“好的”“是吗”这些词的时候，尾音里有一种若有若无的轻柔。现在，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这个女人早已不在人世。我只能叫她S，我隐去她的姓名是不愿打扰她在地下的安宁。

那天晚上，电话过后，她在报社门口等我。她让我陪她去一座无人居住的别墅。她的叔叔在日本经商，买下这座别墅是准备将来回国后居住。

别墅在城郊，我们坐出租车前往。出城后路灯没有了，黑暗中空气湿润，有植物和水的气味。我将她的手合在了我的两手之间。

那是个情欲弥漫而又充满危险的夜晚。在沙发上，楼梯转弯处，以及水雾蒸腾的浴室中，每一个区域都成了男女私情的迷醉之地。

夜半时分，S突然瞪大眼睛说，这房子里好像有人，我听见了什么声音。

沉寂之中，这座长期无人居住的别墅像一座空城。我坐起来，有点儿紧张。S已光着身子下了床，穿上睡衣，系腰带时显得有点儿慌乱。她说，我们得去外面看看。

此刻，“外面”是一片让人生疑的地带。我知道，我们所住的卧室在二楼，外面是一条走廊和不少空着的房间。楼下是客厅、厨房、贮藏室以及佣人房等。室外还有一个无人打点的小花园，乱草丛生，我来时发现过草中有动静，像是老鼠在游动。

我和S成了一对夜半的侦探。我们在这座空荡的别墅里小心翼翼地穿行，每到一处便开亮刺眼的灯光。当我们来到楼下客厅时，这座死寂的别墅从远处看已是灯火辉煌了。

吓死人了。S伸了伸舌头。这个动作略带孩子气。她二十多岁的年龄，离孩子也并不太远。

我们在沙发上坐下，刚才也许是一场虚惊。不过她说，她真的听见了声音，像是有人开门或者关门。而刚才我们检查过全楼，所有的门窗紧闭，没发现任何异样。

会不会，有——鬼？S说，听人讲过，这片别墅区，几十年前是一片坟地。难怪这里的别墅大部分还空着，没有卖出去。

几十年，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。以我的记忆，至少能看见四十年前，那是我的童年。当时成都这座古城很小，从市中心的皇城步行向外，半小时内便能到达郊外。田野、农舍和坟地到处可见，活人与死人相互关照着过日子，这是自然条件下最寻常的生活画面。我和小伙伴们去那里的野河里游泳，清明过后，便能看见不少被风雨撕碎了的招魂幡，孤立在一座座坟头。

S不知道这些，她太年轻。她不知道曾经葬过我们同类的土地，岂止是这片别墅区。她确信今晚的动静与鬼魂有关。她说，她叔叔买下这座别墅后，便要她常来看看，开开窗、通通气。她叔叔说，房子久了没人住，便会生出阴气、邪气。

这房子是有点阴冷，我感觉到了。时下正是盛夏，我们进屋开窗换气后，甚至没开空调也不觉得热。当然，也许郊外就是这样，清凉怡人。我甚至考虑将来挣了大钱，也在这里买上一座别墅。不过，以我在报社的工薪，要实现这个目标看来路途漫漫。

时光如幻觉一般，那个让我销魂又惊魂的夜晚早已远去，我也早已成为了这片别墅区的居民。这是一片林木茂盛的环形坡地，白色的别墅散布其间。而在我的窗外几十米远的地方，便是我和S曾经共享过夜晚的那座别墅——它仍然空置着。S已不在这个世上，而她的叔叔仍远在东洋。每到周末，有朋友到我的别墅作客，他们夸我有眼力，能在房地产业尚未全面启动之前买下这房子。现在，这里的房价已经翻了几倍，高得令普通人只有咋舌的份了。

其实，什么眼力不眼力的，一切变化都是那个夜晚开始。从S将我带进那座别墅，又反身靠在门后瞪着我的那一刻起，命运中某种重大的改变就开始了。

2

后来的那个时期，我住在我的别墅里。周末的下午，电话响了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声叫道，司马石，我明天要带远远出去玩。

来电话的女人是我的前妻。她心情平和的时候叫我司马，有情绪的时候便叫我的全名。其实不用这样，远远是我们的儿子，你要见他，谁拦得着呢？

我推开书房门，把这个消息告诉儿子。他正对着电脑玩游戏，头也不抬地“噢”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。儿子读初中三年级了，本应多用点时间复习功课的，可是我管不了他。与他谈道理，他喉咙里除了“嗯”就没有别的回应，这表示他根本不想与我交流。只有向我要钱的时候，他才会说上几句话。

“爸，给我六百元钱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买一双鞋。”

“什么鞋这么贵？”

“耐克鞋呀，你到商店看看，就这个价。要不相信，我给你开一张发票回来嘛。”

这就是我和儿子在那个时期的对话。老师对我说过，司马远这个孩子挺老实的，可就是学习还差了点。

晚上睡不着觉。从窗口望出去，夜半的别墅区一片暗黑，只有小道上的路灯像鬼火一样幽幽地亮着。突然，从离我最近的别墅里传来男人的叫声，仿佛在呵斥什么。接着，那里的灯亮了，从二楼

到底楼，所有的窗口都射出了灯光。

我心里一阵紧张，预感到那座别墅里发生了什么。下午的时候，我曾看见那座别墅前停了一辆笨重的越野车，我想可能是S的叔叔从国外回来了。当时我就想过去看看，可几经犹豫又止住了。而夜里出现的这个不祥景象，使我忐忑不安地走向了那座别墅。

别墅里的男人对我的到来并不惊讶。他对我的关照表示谢意。我说都是邻居嘛，相互照应是应该的。

这个男人的年龄与我相仿，瘦高个子，穿一件条纹睡衣，戴着眼镜。他说他睡着后被门外的声音惊醒，是他侄女的声音，好像在哭似的。他走出卧室察看，什么也没有。他的侄女失踪好几年了，按照法院的说法，已经可以宣布为死亡。可是他不甘心，他总在等着侄女的出现。

我知道他说的是S。我此时还能在这座房子里嗅到她身上散发出的诱人气味。可是我什么也不能说，人命关天，我不想惹任何麻烦。因此，我只能略显茫然地对这个男人深表同情。

我认识S是在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里。她是大户室的管理员，穿着尖领白衬衣，深色短裙，很职业女性的样子。

那一年，我与妻子已经离婚。正读小学的儿子由我带着，但他读的是寄宿学校，除了周末接他回家外，我多数时间显得清闲。这样，凡是与报社有关的单位邀请，我是有请必到，去那些地方有吃有喝，还有红包，过后让记者写一篇报道完事。由于我负责的经济报道中，证券新闻是一个重要版面，因而与各家证券公司自然混得很熟。

那一次晚宴，是S代一个投资大户邀请我的。她说，司马主编，

给你提供一个重要的新闻线索。我们公司的一个大户，可神了，股票市值一个月翻了一番。你们报道报道他，一定会有很多读者的。

那天晚上，气氛热烈，我喝了不少酒。请我的炒股大户叫孙炎，S叫他孙老坎。“老坎”在四川话里有吝啬、呆板的意思，而我见到这位仁兄时却见他出手大方，在本城的一家豪华酒楼里，要了满桌的好酒好菜，除了S到场外，还请了他的三个助手给我陪酒。我知道，大户炒股时争分夺秒，紧张时非得有多个助手同时操作才行。而孙炎届时就是一个作战司令，在一连串的指令中，助手们买进卖出，导演出一幕幕追涨杀跌的好戏。

当然，这一切对于我这个算得上资深的经济报人来说，实在平常得很。我观察着这个被S称为“炒股奇人”的家伙，据说他四十六岁，但看上去已是个半老头子，个子不高，眼睛随时眯成一条线，像要睡着似的。

我来了兴致，与他们大谈起股票操作来，什么波浪理论、缺口理论、时间之窗、量价分析，等等。S说，司马主编，真不知道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呢。

事后回想，我在那晚的自我表现全因为S在场的缘故。那晚，她穿了件质地高贵的白色吊带裙，在酒楼的灯光下，她的珠圆玉润显得有点刺目。她面容清秀，说话时尾音轻柔。这一切都让我像一只好斗的公鸡，对“炒股奇人”的战绩不予置评，而大谈我所知道的高深理论和独特见解。

后来我喝醉了，孙炎和S一左一右地扶我下楼。朦胧中我听见S对我说，在报纸的证券版上给孙炎开一个专栏，叫做“炒股奇人操作日记”，我说这没有问题。下楼后我被塞进了一辆小车，S坐在我的旁边送我回家。我想呕吐，她摇下车窗。我将头伸出窗外，看见了满城的灯红酒绿，我想这就是财富的外在形象。

那年夏天，我对性和财富的感觉再次强烈，这也许意味着一个离婚后的男人对世界的第二次切入。S的影子在我的眼前晃动。我已厌恶婚姻，但我想要女人。想到S时我有种渴望，然而无从下手。在我的经验中，还缺少将一个良家女孩勾引上床的方法。除非她勾引我，但这可能吗？我除了一个主编头衔和一份寻常的工薪外，其余一无所有，这不是一个女孩子可以委身的对象。重要的是财富，而我对此更是一筹莫展。

然而，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从S的电话里就听出了某种暧昧气味。我们去了那座别墅，她进门后反身靠在门后，瞪着我，我感到强烈的心跳。

她进浴室洗澡，出来时身上只裹了一条浴巾，隆起的胸脯在浴巾上方露出两个半圆。我的目光像贼一样闪烁，看见她坐在我的身边后，只好词不达意地与她闲聊，关于天气，关于这幢房子，同时还含糊地表示，我虽是主编，但并没有多少收入的。

她说，没关系，若是把我搞舒服了，不收钱也可以。

她说这话时完全模仿着妓女的口气，说完后便一阵大笑。

我脑子里“嗡”地一声，愣住了。她已停止了笑，目光闪闪地望着我，这目光是那样纯洁。当一个良家女子故意撒野的时候，对男人无异于给了一副无可比拟的春药，我一把将她搂在怀里。

那是怎样一个夜晚呵，它使我对单纯的性、动物发情式的性有了新的评价。只是半夜过后，房子里异样的响声改变了我们的情绪方向。我们开亮了所有的灯坐在客厅里，以此来抗拒鬼魂的干扰。

我说，我不相信有鬼。不过，你若想得到心安的话，下次可以买点冥钱来，在房子外面烧一烧。

她说，鬼也需要用钱？

我们都笑了，笑后紧张感都消除了许多。她说，其实，你可以

在报社之外挣不少钱的。

我表示疑惑。

她提到了上次在酒楼聚会的事，我当时答应了在报纸上给孙大户开炒股专栏，后来为什么又拒绝了？

S真是个单纯的女孩。你想想，此专栏一开，至少会产生两个效应：第一，孙大户要买进卖出的股票，可以借报纸造势，形成羊群效应，而他从中渔利；第二，由于他的赚钱神话经报纸宣传，会有更多的人将资金交给他代为操作，而我们报纸不是白白地让他这个私募基金做大了？更重要的是，若是他出了问题，报纸的公信度会大受损失。

我当时答应此事，是喝醉了的缘故，不能算数的。

S说，这些她都懂，不过，我可以向孙大户收钱的，专栏每天一期，每期五百元，以一年计，可以挣不少钱的。

我有些意外，这样行吗？

S说，孙大户运作着千万资金，这点小钱对他不算什么，上次在酒楼他说暗示过要给你钱的，只是你只顾自己说话，没听清楚他的意思。

这次，我真的同意了。我的儿子明年考中学，以他的成绩，进重点中学肯定无门。不过，若是给学校交几万块钱，那校门还是会对我儿子敞开的。

这就是那个时期的规则，我必须遵从。

我把S搂在怀里，没说话，心里却感激她给我带来的这个良宵，还有财运。

她仿佛知道我的心思，仰脸望着我说，你放心，你发财了，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。

我抚着她的长发，有点爱上她了。

然而，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。这些很久很久之前的往事，时常让我仰天长叹。

3

S是什么时候消失的，我记不清了。

那天晚上，S的叔叔在别墅里听见她的哭声，我相信这世上有灵。

S的叔叔自我介绍说，我叫唐云堤，你就叫我老唐吧。

让我惊讶的是，这个从日本回来的男人，居然还知道我的情况。你是司马石吧？他说，以前的报社主编，现在的基金经理，是吗？请不必介意，这个别墅区的开发商是我的朋友，我是从住户资料上看见你的情况的。从国外回来居住，我得熟悉我的邻居。看来，你是个热心人，这样晚了还来关照我。

我说，我听见你的叫声，以为有窃贼进屋什么的。

我和S的叔叔就这样认识了。只是，我对他回国来的意图不甚明了，是为了失踪几年的S，还是生意做回了国内？

每天，我看见他早晨开着越野车出去，晚上回来，很忙碌的样子。并且，他是只身一个回到国内来的，以前听S讲过，她叔叔从外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后，分配到四川的一家外贸企业，后来长驻日本，再后来便自己开了公司，在东京，生意做得不错，娶了个日本女人，是长崎女子，挺温柔的，还有个可爱的女儿。

如今，他单身一个回来，我想他不会久留。

那段时间，我无端地关注着S的叔叔的动向。我已经能像熟人似的叫他老唐，但对他其实倍感生疏。夜里，望见他窗口的灯光，我便忍不住要猜想他在做什么，这个戴着眼镜、穿着条纹睡衣的瘦高个男人，他在夜里又听见房子里有什么动静吗？

那段时间，我之所以有这等闲心，跟我的心烦意乱和无所事事有关。从进入新世纪的第二年起，曾经无比红火的股市便开始江河日下。我的账面上亏损已达到20%，蒸发掉的真金白银已达四百多万元。这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。在我的投资生涯中，这种惨败还是第一次出现。我不敢将真实情况告诉我的客户，因为像我操作的这种私募基金，客户的信任是第一生命。近来，我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企图弥补亏损，但越动越亏，只好对助手们宣布，暂停操作两周，就地趴下，看清楚股市的动向后再谋出击之道。

这种时候，突然感到自己的钱包空空如也，以前不在意的各种花费也对我构成了压力。有一刻，甚至后悔不该辞去报社的工作，那时每月八号发工资，雷打不动。当然，这种想法只是一闪而过，因为我深知，人的一生就是一次风险投资，包括财富、情感、婚姻、儿女，甚至生命本身，风险无处不在，你躲得开吗？

幸好，在上一轮股市狂赚中，我买下了这座别墅，不然真有点风雨飘摇之感了。我想我能度过眼下的危机。

然而，读中学的儿子仍然像以前那样，凡对我开口必是要钱。耐克鞋六百元一双，半年前不是已买过么？

已经裂口了。儿子说。他还从床下拖出那双破鞋给我看。怎么搞的，穿着鞋往刀口上踢是不是？

没有办法。我从钱夹里抽出六张百元大钞丢给他。

儿子嘻嘻一笑，然后说，爸，下周学校开家长座谈会，是你去还是我妈去？

我说，你看我有时间吗？明天你妈要接你过去玩，你把开会的事告诉她好了。

我的前妻是报社的网络编辑，一旦网上速度缓慢或电脑故障时，她会将鼠标盒在桌上拍得爆响，旁边的同事都惊得吐舌头，平时在家里，她一吼叫我的耳朵里就嗡嗡地响。那个时期，我是报社的普通编辑，业余时间写很抒情的诗，往刊物投稿，还发表了不少。

开家长座谈会，还是她去吧。听了意见后她也好教训教训儿子，尽管我知道儿子并不怕她。

夜里睡不着觉。尽管周末儿子回到了家。但整座房子仍然显得空荡。有人说过，没有女人的房子不能叫家，在离婚多年之后，我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家的完整性了？最好是一个富有爱心、能管束我儿子的女人。当然，能具有我喜欢的声音最好，圆润、温柔、富有磁性。这是我早年的梦，命运从不给我这个机会。

在与S相处的日子里，我曾一闪念动过各种心思。但冷静一想，我能给儿子带个姐姐模样的人回家么？其实，就算我当时不否定这种想法，后来的结局也证明此路不通。

夜已深了，我走到窗口，望着不远处那座别墅的黑色轮廓，那里面也只住着一个男人。但他与我不同，他有老婆和女儿，虽远在日本，但暂时的分离不影响家的完整。

我与这座别墅为邻，除了思绪纷乱之外，还有种忐忑不安的感觉。

半夜后梦见了S。她浑身是血，却拿着一个冰淇淋在吃；她的嘴唇上粘腻腻的，不知是血还是奶油。

我一惊便醒了，胸口“咚咚”直跳。

觉是没法睡了。为了忘掉这个噩梦，我打开电脑看昨日的股市行情。对于身陷股市的人来说，只要一目睹盘面上的潮起潮落，世